

长篇纪实文学 王颖 著

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

——长兴赴日研修生纪实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生命里有了 研修的历史

——长兴赴日研修生纪实

长篇纪实文学 王颖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长兴赴日研修生纪实/王颖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ISBN 7-5006-6538-5

I. 生…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J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328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7.25 印张 4 插页 16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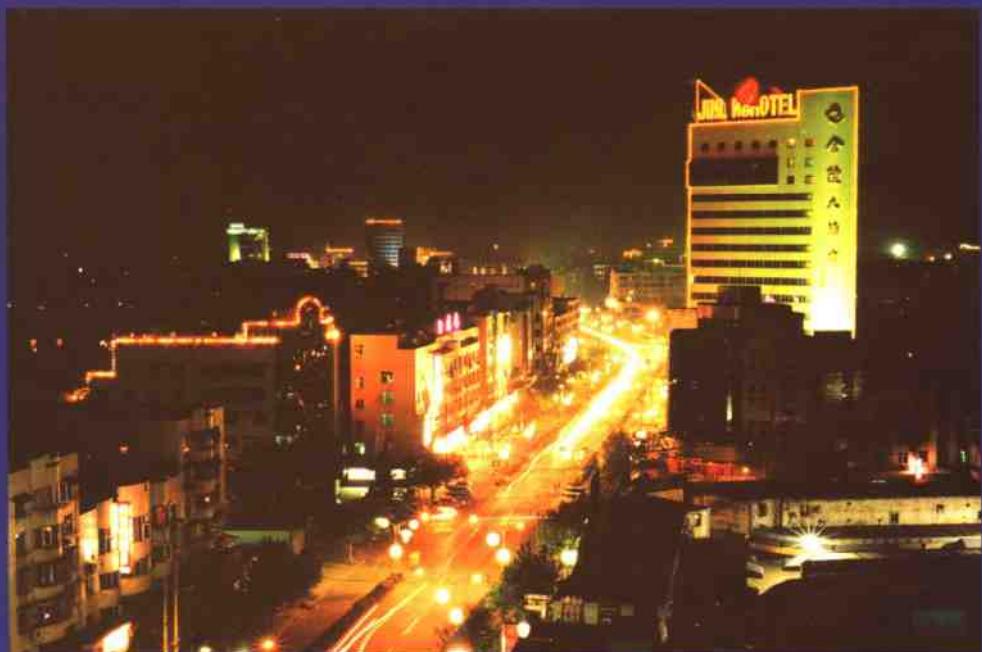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



今夜星光灿烂





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



无限(雕塑)



龙山大道

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



省委书记参观研修生派出企业



生命有了研修的历史



出席在日研修生家长会的领导合影



政府考察团看望研修生



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



研修生整装待发

题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系列里，有一首传唱极广的歌曲——《当兵的历史》。如果将歌词稍加改动，就成了一首很好的《研修生之歌》，因为它能够贴切地道出研修生工作的主旨，说出全体研修生们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

二十岁，三十岁，我异国去又回
感谢祖国给了我呀研修的机会
想爸爸，想妈妈，还有亲爱的他(她)
艰苦与寂寞曾让我懊悔
三年里磨锐了勇气和斗志
从此再不怕浪打风吹
啊，生命里有了研修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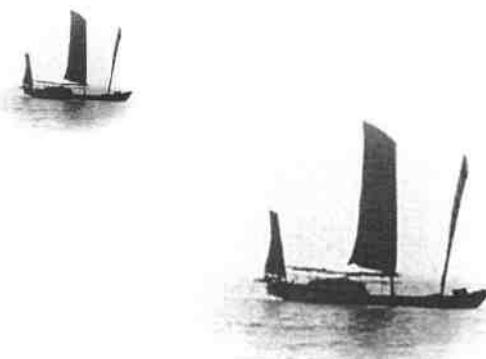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开篇	金钉子/001
第一章	踏平坎坷成大道/013
第二章	架在海天上的长桥/031
第三章	请给我一个支点/045
	研修生素描之一
第四章	琢玉/063
	研修生素描之二
第五章	日资企业的宠儿/079
	研修生素描之三
第六章	日本的“爸爸”和“妈妈”/095
第七章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109
	研修生素描之四
第八章	鱼跃龙门/127
	研修生素描之五
第九章	儿行千里“母”担忧/147
	研修生素描之六
第十章	魂兮归来/167
第十一章	安装了“灵性”的系统/183
第十二章	小城正演义故事/199
并非结尾	故乡，愿你长长久久地兴旺/217



开
篇
金钉子





开 篇 金钉子

热气腾腾的长江三角洲像加满了油，充足了电，使劲地向前奔跑着。

2005年的盛夏、金秋，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也变得异常地繁忙和热闹。上海是在过旅游节，杭州则要开西湖博览会，绍兴要开纺织品博览会，义乌要举办小商品博览会。而位于这一经济圈内的湖州则决定以湖笔作为媒介，召开一个湖笔文化节；隶属湖州的长兴县开的是一年一度的长洽会。仿佛这一带的每个城市天天在过年，每一个地区时时在过节。闹得那些歌唱家们既兴奋又紧张，来来回回在这个地域里打转转。各种颇具特色的民间演出也令人眼花缭乱，七八十岁的大娘大妈为表演自己的绝活两颊涂红，叫自己的老伴看得心跳。这当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推动，随着这种推动，经济列车像是变成了飞天的火箭，直想跟着神舟六号向蓝天冲去。

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一年天气似乎也来凑这个热闹，一股又一股的台风吹进了浙江省。当中秋的那股台风“卡努”进入浙江省的中部和西北部时，这一带的气温反而热到了三十五到三十六度。从北方来出差的人，等于过了两个夏天。

强台风，高温，政府的发动，民众的祈愿，搅得周天燥热，又乍寒还暖，注定地说明了江南的这一个夏秋不会是平平凡凡的。

这一年的7月13日，浙江省长兴县组织了一个赴日考察团，一行11人，由县长刘国富带队，在热天热情里连续走访了日本的川中技能者交流中心、岐阜研修友所和ASKA、丸红、三山、松下、大发汽车等株式会社，希望与日方在经贸领域里展开更广泛的合作。从这11人在返程的飞机上所带着的既疲惫又愉快的笑容来看，这次出



7月13日长兴县政府考察团于富士山下

行非常成功。

那是7月15日，长兴投资环境说明会在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大阪市举行。会议由副县长王庆忠主持，日本友好人士与客商、厂家到会160余人。整个会场十分肃静，在与会的两个半小时中，几乎没有听到手机声与咳嗽声，这体现了日本人的文明。但是，在最后一位代表发言时，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骚动。

这最后一个发言人是县外贸局的局长黄忠志。他只是在这个会上宣布了一条号外新闻：自1993年开始到现在，累计在日本学习、工作的研修生近1600人，目前，在名古屋及周边地区就有750人左右。返回中国工作的研修生们，大部分留在了长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每一个到那里去投资或考察的日本客人，不需要带翻



译和工厂的中文说明书，任何一个乡镇甚至村落，都会有研修生站出来为你们充当翻译，答疑解难。你们甚至能听到日本各地的方言，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

正是这个“号外”，引起不可思议的反响，先是惊叹，后来是讥讽喳喳的议论，再就是随机的发问和热烈的鼓掌，日本人平时所表现出来的矜持与彬彬有礼的风度在这个时候已荡然无存。

有这样的事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一个小小的长兴县，仅有62万人口，不过占据了中国的二千分之一，却有那么多会讲日本话的研修生在那里藏龙卧虎，难道这一地区与日本有着什么样的亲缘和渊源吗？

没有亲缘！也没有渊源！如果说有，那是一种孽缘，这孽缘叫做“仇恨”！

1943年，也是一个溽热的秋天，这个县小浦镇光耀村的一户农家正在为一个满周岁的男孩子过生日。这里的习俗，是蒸几笼圆子和团子，散发给村里的乡邻们，既叫做散灾，也算是祈福。

福未祈来灾已到。就在这当儿，听得村头响起了一阵紧急的锣声，还有人在叫喊：“日本鬼子进村来啦，快跑啊！”

年轻的妈妈什么都不顾了，背起自己的孩子就逃出家门，好在这个村子的西边就是山，母亲立即蹿进了林子里。

密密麻麻的树木和竹子，遮住了高天；矮小的灌木和荆棘，阻塞了路途。它们为母亲遮挡着危险，也拉扯着母亲的裤管，像是不让她前行。为了不被日本人抓到，母亲慌不择路，一个劲儿往树林深处钻。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一丁点的干粮都没有带，她的奶水不足，只得加摘一些野果子咬一咬，给哭闹的孩子填饥，为的是不让他因为饥饿而哭出声，引来日本兵的枪声。

三天三夜，母亲都是在深山老林里转悠着。我至今都难以想



像,这三个夜晚她是如何在没有寒衣、没有粮食、没有水,偶尔有几声野兽嚎叫的山林里度过的?她是如何抵抗了对于黑夜、野兽和日本兵这三大压迫的恐惧,熬到了第四天?可能,她想要保护好怀抱中的儿子是她惟一活下去的指望。到了第四天上午,终于转出了大山,回到了村南头,想看一看日本鬼子到底走没走。在村头遇上一个年轻姑娘,说日本人当天就走了。于是母亲带着满脸的疲惫,背着饿得半昏的耷拉着脑袋的孩子奔回到家中。进门一瞧,呆了,只见家中像是被洗劫了一样。尤其是在灶房里,锅被砸烂,圆子团子也早已一抢而光。

无力的母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就是我!

这个故事是我懂事后的母亲对我讲的,不过很奇怪,仿佛那一岁的我已经记得点事了,母亲背着我跑出家门的那一瞬间,以及回到村头遇到了年轻姑娘的情景,我甚至依稀记得。

当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经常看到村子里游荡着一个疯子,破衣烂衫,脚步趔趄,满头乱发上还挂着稻草秆儿。他嘴里说着奇怪的话,经常向孩子们瞪白眼。小孩子们都有些怕他,但又想去逗他玩。母亲关照我说:“千万不要去惹他,他就是那次日本鬼子杀进村来时被吓疯的。”又听村里大人们闲言,我才知道完整的情节:那次鬼子进村,没有跑掉而被抓到的人,都被押到一个大坑前,日本鬼子对着他们的后背用机枪扫射。这个人接近坑边,就吓得最先掉下去了,而那些后来倒下的尸体,全都压在他的身上。据说,日本鬼子离村前,还不放心,曾反过头来看一看坑里的人是不是全死了,并且还补了几枪。

这个人是幸运的,没有被子弹打中,然而他又是不幸的,从此活在了浑浑噩噩的恐惧之中。



我说的故事只是我的经历,还不算典型,有记载的历史事实却可以告诉今人,凡是60岁以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有过那时候恐惧和仇恨的记忆。

六十余年过去了,一个甲子代表着一个轮回,历史螺旋式地走向了一个新的相似点。

日本政府里的那些右翼分子,开始要否认这一次罪恶的入侵,企图用改写教科书的办法来捂盖历史的真实。同时,由于小泉首相坚持要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两国的政治关系逐渐从夏天跳过秋天而走向了冬天。

但是,那些日本的普通老百姓,那些做生意的商人们,却并不去领会政府或某些人的这一套做法,他们照样来到中国,来到长



考察团与日本友人合影